

士敏土



譯斯秋董 著夫珂特拉革

士

敏

士

卓 拉 特 珂 夫 著
董 秋 斯 譯

• 志 凱 堂 藏 版 •

士敏土

原著者 韋拉特珂夫

翻譯者 董 秋 斯

出版者 志 凱 堂

總經理 各地光華書店

版權所有

三十六年四月

No.37D1—2500



革拉特珂夫像

代序

P. S. 戈庚作

在無產者作家、即內戰與統一時代的史實作家之中，菲陀爾·革拉特珂夫占着特殊的地位。他生于貧農的家庭裏。從十歲起，就在異鄉——有時在伏爾迦河或凱司皮海*的漁場，有時在高加索的農村裏工作。後來——是藥店的「學徒」，做石版印刷所的「學徒」，做印刷所的「學徒」。一九〇一年他十八歲的時候，卒業于市鎮的小學。于是窮困，飢餓，病院，窮鄉的教師，革命諸團體的加入，告發，勒拿地方的三年的流刑，古班——他在這裏，以黨員的資格過了常有內戰的生活。有趣的是，革拉特珂夫在那自傳裏，說是：『雖然心醉于萊孟托夫，陀思妥夫斯基和託爾斯泰，但于普希金和戈哥里，是無關心的。』這樣的年青的文學底共鳴，在他的創作中也可以覺得。在那創作中，具有偏于萊孟托夫的巨人主義與惡魔主義，陀思妥夫斯基的矛盾，託爾斯泰的道德探求的傾向。而其中，如這粗暴的時代的別的寫實作家們那樣的直線性，是沒有的；和孚爾瑪諾夫、綏拉菲摩維支相反，集團、民衆、歷史的不變的法則等，革拉特珂夫都置之腦後。站在他的小說的中心的，是個性——苦惱，思索，永是發掘自己的靈魂，爲了生長于靈魂本身的懷中的道德底矛盾，而使自己惆恍迷離起來的個性。他的作品人物，

*Caspian Sea - 伏爾加海。——秋斯註。

都爲解剖和反省所苦惱。這些人物，將我們從新拉回那所謂永遠底問題的時代去，於是革拉特珂夫用就了幾乎是藝術底的快感，鑽進他們的內部世界的隱藏的曲折裏面去，來刺戟人類的靈魂的重傷。當這個性底的東西和集團底的東西相衝突的時候，這兩者的要素互相衝突、喚起了精神的動搖的時候，從這兩者，也並不產生孚爾瑪諾夫和綏拉非摩維支（作品中所見）那樣的調和。在這兩者之間，並無妥協，而有真實的悲劇——有因爲違反了世界底道德律，遂以難治的苦痛爲罰，而被撕裂於戰鬥之中的靈魂。戲曲『暴風』和『漁場』的作者菲陀爾，革拉特珂夫，因了那天分，其爲戲曲家是無疑的。而且這他，還將深刻的演劇性，也運進小說裏面去。他所注意的中心——並非大眾底運動，而是以內戰爲背景，開演出來的個性的戲曲。

在他那作品人物之中，並無只憑道德底的社會的本能、不加攷察、也不經增強意志的分析、但令人服從歷史的要求、以盡自己的義務那樣的鬥士的單純性。他的作中人物之中，是很有哈謨列德主義的，他們正如荷蘭皇子一樣在大叫全世界的機構之將崩，而命運對於使他們弱者在聯結全宇宙垂斷的線索，也正要爲之浩歎。

革拉特珂夫的小說『火馬』，是並非單單描寫這軍隊之間的衝突的。這——是更可怕的鬥爭，是正面相遇的兩個靈魂的旋風之間的鬥爭。這，是將好像因了那一時代的切迫的要求、已經埋葬了的疑惑和思想的層，又從人們的心底裏掘了出來的心理小說。

恭木伊略和安特來·古齊，是爲一種神祕的索子，互相聯繫着的。古齊是一個軍官，恭木伊略——是幼年時代他的好朋友。兩個人在一起長大，又一起打仗去了。安特來生了病，躺在野戰病院裏，恭木伊略坐在他旁邊，幾夜不睡，背他上茅廁，像對孩子似的喂他喫東西。他們簡直像是同胞兄弟的一樣，然而，安特來是軍官，是哥薩克，恭木伊略——却是一個兵。有一回，恭木伊略受了傷，躺在路

旁，呻吟着在求救。因為他那一隊遇見了伏兵，他就在那里中彈了。但安特來却在呼嘯着的鎗彈之下，爬到恭木伊略的身邊，背着爬回到友軍這一面。戰爭將他們結合，而革命却將他們分開了。革命之後這兩個好友之間的關係，便成了古怪的謎似的。恭木伊略常常覺得安特來在含着憎惡對他看，彼此沒有了相信的心，而且每夜有奇怪的人影，在先前的軍官的屋子的附近彷徨，於是消失了。他們的鬥爭的光景，就如惡夢一般。尤其是，恭木伊略使安特來致死的場面，爲衛兵們所殺的安特來的滅亡，還有屢屢使用着「而且」開頭的文體。這些見慣的默退林克式的「聽着黑暗」和「用了看不見的眼睛凝望」，以及這越來越強的暴風雨的不祥之兆的增加——凡這些，是全出于象徵主義的，全出于革命前的知識階級的窄促觀念和病的感覺的。

然而這作品，却因此而更加深刻，更有意義了。要將帶着陀思妥夫斯基主義傾向的人物，拋在現代的戰爭的中央——是一個困難的藝術課目。在這里，也要指示出革命底本能，共同底工作的觀念，怎樣地在病底天性上也終于獲得勝利；偉大的歷史底運動，怎樣地將這感覺的無政府主義底的世界，也加了羈絆，使病底的歇斯迭里底的天性變成了健康——這是「火馬」的作者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所竭力想加解決的課目。安特來·古齊和恭木伊略之間的鬥爭——這是要佔領對手的靈魂的鬥爭。在安特來，在恭木伊略，都必需內面底的勝利的，在恭木伊略，是必須使安特來入於困頓，尋出他的弱點，捉住他那窮窘的一刹那，給他自己看一看探求真理而自以爲不屈不撓的這漢子，是怎樣地不定，動搖；必須將這真理輕蔑，蹂躪，給他自己看一看在這上面是不能立腳的。恭木伊略和安特來之爭，不能由白軍或紅軍——兩軍的那一面獲勝而被決定，作者是將革命鬥爭搬到完全兩樣的舞臺上去了。那創傷的靈魂，能由他的真理而醫好的就勝利，在自己的真理裏，不能從撕裂他的疑惑尋到出路的便敗亡。這兩人都希望，在對手之前，來誇示自己的靈魂的力量。而且要藉此來確證自己的做事的真切。恭木伊略的對於安特

來的勝利，在革命的勝利之中，恐怕要算是最大的了，爲什麼呢，因爲在這里，集團底意志已經戰勝了第一強敵——人心；而恭木伊略則從「狂亂和沙敦」得救，脫離混沌境，「征服了狂暴以及什麼也莫名其妙的騷擾和混亂性了」。

在無產者文學的大作之一的那小說「士敏土」裏，革拉特珂夫是更深刻地提出着同一的問題。在「士敏土」裏，是兩種社會底要素在互相衝突的，就是建設的要素和惰性、無政府狀態、過去的呆滯的力。但在這里，戰爭却並不在軍事的戰線上施行，而在經濟底戰線上；代了軍事上的克敵的課目而起的偉大的課目，即組織的課目，亦即我們的經濟復興的工作，由這作者，又變形爲人類意識和來相衝突的力鬥爭之祭的心理底的課目了。作者敘述着怎樣地用了非常的努力，這纔能使被毀的工廠動彈、沈默的機械運動的顯末。然而和這歷史一起，也展開別的歷史來——就是人類心理的一切秩序的變形的歷史。機械的力，脫離了黑暗和停滯，在生活中輝煌起來，又用火照耀了工廠的昏暗的窗玻璃了。而和這一同，人們的智慧和感情，也就日見其是耀。從開頭的幾行起，我們就知道工廠將要開門，作者將敘述這國土的偉大的精力，而這精力，則是反映於所說的要素騰沸而作用於創造階級的意志使向建設的人們的集團之中的。但從開頭的幾行起，讀者還將換期一個另外的故事——就是，由戰爭回來的銅匠工會的藍衣工人格利·殊馬羅夫，遇着怎樣的體驗，他怎樣地體驗了由他之妻子黛莎的眼，觀察着他的新的不慣的事物呢？黛莎先前不過僅僅是他的妻，是村婦，但現在却是意識底的蘇維埃的女工了。

其實，是什麼事也沒有。格利從戰場上，帶回了十分的革命底憤激和建設的精力。況且黛莎也並非不愛格利，只是已經變了別一樣的女人罷了。她已用不着「生活的窠」；小市民底安樂的心理一掃而空，革命已將她裏面的一切以前的東西——恐怖和忍受的屈辱，都踏爛，燒光了。在「兒童院」中的女兒努爾迦，早不再「揉皺」小蕊上的小花，而且臥牀也無須再用鵝毛枕來墊起。他們的成了「戰友」，不

是爲了本身的義務的理解，也不是爲了對於工作的態度，而是因爲什麼地方的更深的，自己的意識的原始底根源。他們在自己的行動上，在事物的看法上，都早已同一的了。只在事物的感得上，他們却還不一樣。在這一點上，格利就還未成爲新的人，真的共產主義者。黛莎却走在他的前面了。黛莎的來觀察他，已不自居爲被征服的女性，也可以說，在她裏面，他已經覺不到先前的真的這她的靈魂。她的真靈魂，在這三年間自覺起來，變爲頑強不屈了麼？她黛莎，從什麼地方吸收了這力量了麼？不是爲了戰爭，不是爲了背着袋子走，也不是爲了村婦的辛苦，這力量之所以醒了轉來，緊張如絃者，是爲了組合的精神，爲了如火的數年的苦痛，爲了在新的重的農婦的自由的重壓之下所嘗的悲慘的體驗，她用了意志的頑強，將它揉熟，於是做着軍事委員的他，就煩悶，失措了。

小說的興味的全體，其實卽在這意識的糾葛中。革拉特珂夫知道將這戲劇底要素，集中於內面的鬥爭，而不在外面的鬥爭上。在這里，革命的勝利，並不在於工廠的復開。革命的勝利，首先，是在格利的靈魂之漸被變造這一點。革拉特珂夫的意思，以爲社會底諸關係的革命是手段，而目的，則是人。工廠的復活，只在格利毒殺了本身裏面的奴隸性，黛莎所已經分明知道的思想在他意識中得了勝利的時候，這纔能够成功，那思想——就是說「我們最後還須舉行自己的心的革命。我們本身裏面。應該有毫不寬容的同胞戰爭。沒有東西更強固於我們的習慣、感情、偏見的了。你的心裏，嫉妬在造反——我知道的。這——比專制主義還要壞得多。這是人對於人的搾取，只有喫人肉纔比得上的。」革拉特珂夫的小說的戲劇底要素，不在通常的嫉妬，或因女人而起的兩個男人的鬥爭中，是在格利放下妻子，出去戰爭，待回來時，却發見了一個因爲目視這幾年肩着一切苦痛的人們，遂失了先前那樸家庭底的眼睛，失了先前那樣對於男性和窠的愛執，舉動好像男子的女人了這一點上的。她的成爲這樣，是因爲關於個人底的幸福的夢想，成了一種不足取的、可恥的、有害於事業的東西，以爲愛非怎樣從新建設不可了。要

他們倆之間再得到調和，不在於外面的世界裏什麼改變，而在內心底地蛻化，立於革命所致的意識的高處，這緣故，就因為倘不將革命的工作做完，即沒有調和，也沒有個人底的幸福，而倘沒有個人的革新，也就沒有完全的勝利的。

在革拉特珂夫的小說中，部分底的和全體底的，個人底的和社會底的东西，都編排得很工巧。這小說之所以成功，恐怕不是別的，而就在這小說的作者捉住了在革命的發展的這一階級上，提出於革命之前的根本底課目，亦即新的社會底個性之建設這一個課目的緣故罷。如果懂得了這小說的目的，如果懂得了『過去的復來』、『在頭蓋骨裏呻吟着的疑問和思想』以及『從父親、從青春、從知識階級的浪漫主義』所承受的一切、成為革命道上的最大的障害、現於作者的面前，如果懂得了他的小說的全體，便是對於這根本底的惡的鬥爭的歷史，如果懂得了他在竭力要從牠（惡）的一切發現中，將這惡擒住，而且不從外表的均齊性的見地，來看這小說，那麼——在這時候，說這小說裏缺少一致性，太冗長，黛莎的模樣沒有現實性之類的批難，恐怕就要自行消滅的罷。在這時候，小說的內面的一致性，那結構的獨特的均齊性，大約也就分明起來了。這不是做消閒之書的小說。這，是爲了要和作者一同、將那時代所提出的最重大的問題加以解決、因此來看藝術作品的讀者們而做的、艱深的小說。

工廠開工了，國內得勝了，在社會經濟的勝利的道路上，跨開了新的一步。但是，更重要的，還有別的一步——『踏爛可詛咒的過去』和毀壞『病底的腦細胞』的一步。重要的事，是『不用腦子想而用臟腑想』的兩匹猛獸，爲了私事而互相睨視作勢的格利和巴丁——這兩人在工廠的開始的勝利這一刹那，立即成了別樣的人了。個人底的东西，都沉沒在公共底的东西裏面了。由嫉妬和憎惡所隔開的兩個人，覺得自己是一個軍隊的士兵同志，而各人在對手裏面，都互相只感到那存在的偉大之處了。所有一切，全融合於公共的歡喜中，待到汽笛從新一嘯，各種聲音震動了鼓膜的時候，這在呼嘯的，就好像

并非汽笛，而是山，峭壁，羣衆，軍團，喇叭了。

『偉大的十年間的文學』
第三章十五及十六節，
魯迅據黑田辰男譯本並
參山內封介本重譯。

目 圖

- 一 書名 (*Zemau*)
- 二 荒涼的工廠 (*Das tote Werk*)
- 三 機器 (*Die Fabrik*)
- 四 伙伴 (*Die Arbeiter*)
- 五 小組 (*Die Zelle*)
- 六 鐵道 (*Der Brensborg*)
- 七 第一車 (*Der erste Kob*)
- 八 旗子 (*Das rote Fahndlein*)
- 九 前進 (*Die Arbeit beginnt*)
- 十 波浪 (*Das Meer*)

圖 序

小說「士敏土」爲革拉特珂夫所作的名篇，也是新俄文學的永久的碑碣。關於那內容，戈庚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裏會有簡要的說明。他以爲在這書中，有兩種社會底要素在相剋，就是建設底要素和退嬰，散漫，過去的頹唐的力。但戰鬥却并不在軍事底戰線上，而在經濟底戰線上。這時的大題目，已蛻化爲人類的意識對於與經濟復興相衝突之力來鬥爭的心理底題目了。作者即在說出怎樣地用了巨靈的努力，這纔能使破壞了的工廠動彈，沈默了的機械運轉的顛末來。然而和這歷史一同，還展開着別樣的歷史——人類心理的一切秩序的蛻變的歷史。機械出自幽暗和停頓中，用火燄輝煌了暗的窓玻璃。於是人類的智慧和感情，也和這一同輝煌起來了。

這十幅木刻，即表現着工業的從寂滅中而復興，由散漫而有組織，因組織而得恢復，自恢復而至盛大。也可以略見人類心理的順遂的變形，但作者似乎不很顧及兩種社會底要素之在相剋的鬥爭——意識的葛糾的形象。我想，這恐怕是因爲寫實底地顯示心境，繪畫本難於文章，而刻者生長德國，所歷的環境也和作者不同的緣故罷。

關於梅斐爾德(Carl Meffert)的事情，我知道得極少。僅聽說他在德國是一個最革命底的畫家，今年纔二十七歲，而消磨在牢獄裏的光陰到有八年。他最愛刻印含有革命底內容的版畫的連作，我所見過的有「漢堡」，「撫育的門徒」和「你的姊妹」，但都還隱約可以看見悲憫的心情，惟這「士敏土」之圖，則因爲背景不同，却很示人以粗豪和組織的力量。

以上這一些，是去年九月三間書屋影印這圖的時候，由我寫在前面作爲小序的。現在要複製了挿入

本書去，最好是加上一點說明，但因為我別無新知，就只好將舊文照抄在這里。原圖題目，和本書有不同之處，因為這回是以小說為主，所以譯名就改從了本書，只將原題注在下面了。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魯迅記

作者自傳

我於一八八三年，在彼得洛夫斯克區，沙拉托夫省，赤奈夫加村，生爲一個貧農家庭的一份子。我九歲以前的童年全在本村消磨。在這個時代，我從一個受過教育的「老信徒」學習讀書和寫字——我的父母都奉「老信徒宗」*。我的祖母和過訪的教士們教給我偽經**故事。我的音樂知識祇是從古宗教詩、詩篇、和禱文中獲得的。我的祖母（曾經作過農奴）和我的母親都擅長說故事和流眼淚的藝術，我在童年受了她們很強烈的影響。

到了九歲的時候，爲要出外與我的父母同住，我離開了鄉村，有時住在伏爾迦的漁戶中間，有時住在高加索的農人中間。在一八九五年，我們定居在克拉斯諾達，我的父親在那里受僱於一個汽機廠。我的母親日間出外作工。我有一種學習的熱情，如饑如渴地讀書。我讀一切名著。萊孟托夫，陀斯妥夫斯基和托爾斯泰使我心醉。普希金和戈果里引起我的興趣。我要入中學校，但是沒有被錄取；我考的非常好——但我沒有錢。既不能入中學校，我就作了一個藥劑師的學徒，我受不了這種工作，因即離開了。隨後我到一間石印局去作工。不久我又離開了。最後我作了一個印刷所的學徒。在那里一共住了六個

* Old Believers · 希臘教的一個支派。——譯者註。

** Apocrypha · 舊約中新教徒認爲不經的十四篇。——譯註者

月，隨又跑開了。我對於城市懷着一種戀慕。在一九〇一年完畢了我的學業。

我求學時期的完結與我的父母長期間的失業相伴而來。我用作家庭教師得來的可憐的薪金幫助他們；又從當地新聞界掙取一個青年作家最初的收入。我所受的苦難和長時期的營養不足（我時常用老商場酒館的殘餘充饑）釀成一場重病。我在醫院中住了兩個月。我剛剛要離開醫院，我的父親就因行使偽幣而入獄。在被送到外貝加利亞受徒刑以前，他在獄中渡過了六個月。我隨從我的父母去西比利亞。我在查爾頓人*中間一個荒僻的小村落中當教師。我的父親在一九〇五年被釋放。但又得履行強迫居留在那一區中的規定。爲他買了一點田產和農具，我就動身向莫斯科去，口袋裏一個錢也沒有，空懷着在大學求學的一種不着邊際的願望。革命的騷動開始發作。我又不去莫斯科了，我去到提夫利斯，在那里我入了師範學校。在六個月的末尾，我通過了通學生考試。就在這時候，我開始參加革命工作。我到古班去。我在那地方的社會民主黨的團體中活動。因受政府通緝，我逃去外貝加利亞，竟被警察捉住了。結果：勒拿河上的三年流刑。此後我又回到古班，在那里，以共產黨員的資格，我自始至終參加國內戰爭。

在十七歲上，在過學校生活的時候，我開始寫作。當地報紙發表我的小說。我很熟悉工人和流浪者的生活，我的小說很受歡迎。我與高爾基通信，他顯示給我很大的關切和同情。他在我身上的影響是非常寶貴的。克洛連珂對我是同等的和善，我也同他通了一些時候的信。我的第一部重要的故事在一九一三年爲沙維埃評論*所接受，但那個刊物在一九一四年被封禁了。我隨即把那個稿本送去同時代

* Chaldons——譯註者

* Zaviete,

者* 而這個刊物又被禁止了。這個故事直到革命以後纔出現於世。

菲陀爾·伐西里耶維契·革拉特珂夫

作品：故事——深淵 (*The Gulf*)：狼 (*The Wolves*)。

小說——火馬 (*The Carrier of Fire*) 士敏土 (*Cement*)。

戲劇——流民 (*The Herds*)：緩衝板 (*The Deadwood*)。